



青春的激情

常新港

QING CHUN
DE JI QING

新蕾出版社

I 24
707-c₁

青春的激情

常新港



农干院 B0031625



UN DE JI QING

新蕾出版社

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

巴金 《随想录》

那段历史人人都该知道。不知道的，
我帮你回忆。

.....

我不能写一部只是关于一个人的小说。

作者题记

目 录

第一部 三个人..... 1

- 第一章 亦德是男孩儿..... 1
- 第二章 亦德看见爸爸手里的那个家伙..... 5
- 第三章 血日..... 8
- 第四章 岳义的诞生..... 17
- 第五章 岳义的记忆力..... 19
- 第六章 岳义对面前的一切都不满足..... 24
- 第七章 幼男和猫..... 29
- 第八章 晴雪天..... 34

第二部 黑与白..... 40

- 第一章 不要风暴只要平静..... 40
- 第二章 消极神话..... 46
- 第三章 乘北风飘去..... 51
- 第四章 三月的事..... 59
- 第五章 那天，中国没有老师..... 67
- 第六章 再度孤独..... 75
- 第七章 舞台游戏..... 81
- 第八章 黑白宽银幕故事片..... 89

第九章	驮诗的马车	97
第十章	第一朵黄花	107

第三部 乐 园116

第一章	患病的不是一个	116
第二章	追杀乌鸦	126
第三章	巢	134
第四章	欢乐试验	143
第五章	都是寓言里的主角	152
第六章	天梯	161
第七章	冬季运动会	173
第八章	战争的脚步声响在门外	184
第九章	坑道世界	192
第十章	钻天鸟行动	202

第四部 灰 烬211

第一章	林间净土	211
第二章	土生土长	219
第三章	红房子	227
第四章	尘埃蔽天	235
第五章	审判乐园	243
第六章	北大荒传说	254

第一部 三 个 人

第一章 亦德是男孩儿

这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黄昏。北方一个拥有八万人的农场里，那座满目创伤的俱乐部轰然一声倒塌了，结束了它辛劳的一生。随葬的还有墙壁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纸。那是三月，凛冽的风带来的雪尘又扬了它一身，使它的葬礼显得哀伤而又动人。俱乐部主任，一个未老先衰的老头。正悄悄走近它。就像所有活着的人走近熟悉的死人床前一样。昨天，他还站在台上，垂着头，接受批斗。现在，他绕着废墟转了半圈，便坐在雪里了。但他的目光没有坐下休息。好像有什么东西遗失在废墟里了。任何人也读不懂他脸上的表情，木然而又僵硬。他好像从另一个世界匆匆赶来，对眼前的一切都觉得陌生。但眼前的废墟又分明勾起他心里美好的往事。他不停地搓弄着两只手，似乎这样会发现他要找的东西，那东西就压在倒塌的土墙下，暂时被掩藏着。他看见一只硕大的多毛老鼠沿着狭窄的断壁墙根跑到更黑暗的地方去了。他停止了寻找，心里被悲哀的尘埃笼罩着。

那个冬天，俱乐部主任死了。

一个叫亦德的少年来找他时，还不知道俱乐部主任告别了欢乐，已弃世而去。老头把许许多多的故事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亦德用他那个年龄时特有的敏感，在到处覆盖着白雪的清新的早晨，观望着六八年三月的农场街道。地处广场中心的俱乐部的倒塌，像被人把一口巨大的铁锅踹露了底，令人心事重重，饥肠辘辘。

当这个叫亦德的少年离开废墟的时候，又有几个赶来为俱乐部吊唁的北大荒孩子在叹息。

在那个冬季的每一个夜晚，成千上万个北大荒孩子，都在重复着一个相同的带着悲剧味的梦，他们面对着空旷的冬天大地，小声说，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亦德又沉进梦境里与俱乐部主任重逢。那种相会的欢乐只有亦德一个人知道。只有他一个人吃力地编织着即将消失的故事网。

他醒来时天色已白，枕头上是湿的。那是他用泪印在上面的灰色云块。

谁能帮助他泅渡这片伤心的河流呢？

他起来了，只是脑袋离开了枕头，梦中的疲劳依旧在折磨他。他像披斗篷一样披着印有血红太阳的棉被，还是有点冷。这样坐了一会儿，好像轻松了一些。然后开始穿衣下地。他抬头望了一眼窗户，阳光已把玻璃窗上的霜花融化了，可以看见窗外无表情的天空。炉子上坐着一个大号铝质锅，那里面永远盛着温水。他舀了半盆温水，把两手插进去。望着清水里变了形的手不动。他觉得变了形的手不是自己的，是谁把一双丑陋的手放在自己的视线里，让他不安？他惊慌地动弹了一

下，水纹便把不快赶跑了。

他走出屋门的时候，猛然看见家里的母鸡们都惊恐地立在篱笆杖子上，脑袋都触电般摆动着。原来在院子外，姐姐亦白正蹲在雪地里，剁掉了一只母鸡的头，白瓷碗歪歪地放在雪上，碗里是红得发紫的鸡血。亦白转过头对亦德说：“你瞧它！头都没了，脖子上的气管还吱吱响着冒气呢！”说着，用手里的菜刀拨动着无头鸡，刀上的血滴在白雪上。

“讨厌！”亦德厌恶地吐出一句。

“看你还是个男的！”亦白朝弟弟撇了一下嘴。

“看你还像个女孩吗？”亦德回了一句。

亦白挥了挥菜刀：“去去去，我的小小妹妹！”这无疑是嘲弄亦德。

亦德觉得血一下子涌上脸来，他上前一步。把那只装有鸡血的碗踢翻了。血溅在白雪上，变成了一幅恐怖的图案。

亦白恼了：“我的鸡血，是洗脸用的！你知道鸡血是洗脸用的吗？它能防冻，养皮肤！”

亦德这回笑了：“哪个老妖婆告诉你的？用它洗脸你还不变成鬼啦？”

亦白变得气急败坏，她弯腰拎起无头的鸡，朝亦德身上甩去。那只无头鸡在空中划着奇形怪状的曲线飞过亦德的头。亦德猛地跳开，但已晚些了。他感到脸上淋上了冰凉的几滴。用手一抹，是鲜红的鸡血，他喊叫起来：“讨厌！”慌忙抓了一把雪在脸上死命揉。

这时候，亦德不知道爸爸和妈妈上哪里去了，而发了怒的亦白，正第二次抓起无头鸡朝亦德身上甩去。这回，亦德没有逃脱惩罚，无头鸡在胸上重重地撞了一下，留下一滩紫色血迹

后，滚到脚下去了。

亦德呆呆地站住，低头盯着衣服上的血，还能嗅到鸡血的腥味，他一动不动地僵立在那儿。他突然觉得胸口上的那滩紫色血迹，像是被人用枪打中后流出的。体验到这一点之后，他反而安静下来，抬头望着亦白。

亦白看清亦德的眼神后，也呆住了。她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她大概发现弟弟的眼神不是平常的眼神了。所以她有些胆怯地告饶了：“亦德，我不是故意把你衣服弄脏的，它可以洗掉，你看，用雪就可以擦掉。”亦白说着，抓一把雪就在亦德的前襟上揉搓起来。

亦德没有表情地站着。

亦白还在尽力用雪擦洗弟弟胸口上的鸡血。

亦德心里想，这血不是沾在自己身上了吗？有什么可怕的？过去一见血就哆嗦，看见别人宰只羊好像杀自己似的，跑得越远越好。有人说这是晕血，就像有人晕水一样。现在也不晕呀！那过去哆嗦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妈妈从远处赶着一头猪走过来，原来，这头猪拱开栅栏跑了。

亦德说：“姐姐杀鸡，把血弄到我衣服上了！”

妈妈冲着亦白说：“你这么大了，别听人家瞎说。雪花膏养皮肤，鸡血只能长雀斑！想美都不会，傻丫头蛋子！”妈妈把猪哄进圈里，顺手把在路上拾的冻白菜帮子扔进圈，听见猪咔吱咔吱地嚼起来，才转过头跟亦白说：“以后别杀母鸡了，怪可惜的，妈不是不让你美。等猪卖了，什么好雪花膏买不回来？去，把亦德的衣服洗干净！”

亦白伸手解亦德的扣子，往下扒衣服。

妈又说话了：“到屋里脱衣服，别冻着你弟弟！”

亦德没听见似的，三两下脱下上衣，扔给亦白，转身走了。

当亦德转到路上时，他可以望到自己家里宽敞的后院子。夏天时的后院里种满了黄瓜豆角，如果走过住宅区，就可以看见永远冒着浓重黑烟的修造厂的大烟囱。有时风吹过来，能让亦德闻到烟囱里排出的焦臭的气味。天空晴朗时，亦德还能看清大烟囱身上，从上至下书写着一行仿宋体大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亦德想，写这行字的人，才真正艰苦卓绝，不知他爬上去，比攀登珠穆朗玛峰能省多少力？那一行大字谁都能背下来，为什么还要写它？这烟囱也够吃苦的了。没有吃苦精神，能光着身子熬过北大荒的三九严寒？亦德胡思乱想的能力很强。他又看见天空中散乱的一道浓烟，像一个缺少激情的画匠在困倦中胡乱地涂抹，所以苍天这张大纸便显得懒洋洋的。天空有时会表现出一副羞涩状，好像愧对正眼巴巴观望着它的男孩子。

亦德说了一句：“无聊！”

第二章 亦德看见爸爸手里 的那个家伙

亦德坐在雪地上。冬季冷寂的天气点燃不了一个孩子内心的热情，但它阻止不了像亦德这种孩子的伤感情绪。

“是亦德吧！”一个包裹严严实实的女人走过来，她手里捏着一支烟，是那种一头粗一头细的烟炮。不但北大荒男人们喜爱这烟叶，女人们也喜欢异常，她们除了会腌制成缸成缸的

酸白菜，就会把男人们吸烟的美德继承过来，把白牙齿熏得又黑又黄。所以，亦德记不得这些阿姨们姓什么。她们几乎全是一个模样。

“你是亦德吧？怎么坐在雪里，不要屁股啦？”

亦德站起来。正吃力地回忆面前的阿姨姓什么，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还不拍打拍打身上的雪，你再扒拉扒拉雪堆，看你的半个屁股是不是冻丢在里面了！”女人走了。还留下哈哈的笑声。

亦德便不去想这个女人姓什名谁了。他路过自己家的后院时，猛然站住了。

他看见了爸爸。

当然，他还看见了爸爸手里平平地举着一支幽幽发亮的家伙。

他悄悄走过去，免得把雪踏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他把脸和身子贴在柞木杆围成的杖子上。

但是爸爸听见了脚步声。他警觉而又迅速地收起了手里的家伙。

“爸！我看见了，你拿的是手枪吧？”亦德的脸没有离开冰凉的柞木杖子。

“是手枪。”爸爸把枪装入腰部的枪套里。

“我早知道你有手枪。”亦德说，“只是没见过。”他知道爸爸是农场银行的保卫人员。但他从不让亦德摸一下它。亦德没有权力没有机会动它一指头。

“亦德，你进来，别隔着杖子跟我说话！”爸爸说，“进来说！”

亦德走进院子时，已看见爸爸又掏出手枪，平平地端着，指着空荡无人的地方，不远处有一株杨树。枪口就直直地指向它。

亦德就站在离爸爸三步远的地方痴呆呆地望着。

“爸，你在瞄准那棵杨树吗？”

“对！”

“怎样才能打中目标？”

“三点一线。这是常识。眼睛、准星、目标在一条线上，就会击中目标。当然，手臂要稳，不能晃。”

“你为什么不真打那棵树，试一试你的枪法呢？”

“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扣动板机！懂吗？”

“怎么……”

“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打响它！”

“什么叫万不得已呢？”

“别问了！”

“我能试试吗？”

爸爸犹豫了一下之后，退出弹盒，把枪递给了亦德。

亦德举起了手枪。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在那个冬天的上午知道了三点成一线这个伟大的原理。

亦德闭着一只眼，那只睁着眼透过准星死死盯住了杨树。亦德问：“爸爸！如果武斗的人手里都有这样的手枪，会怎么样？”

亦德爸爸神经质地抽动了一下身躯，把儿子亦德手里的枪取下，插进枪套里，好像儿子手执无弹的枪，也会出现意外。他望着空荡荡的雪地说：“孩子，你真敢胡思乱想，真要这样，中国得死多少人啊！没用枪，中国人就死了不少了！”

爸爸转身走了。又停住身子，回头望了望亦德，走过来，弹了一下儿子的脑门“不要胡思乱想！”然后走了。

亦德还站在后院里。他垂着头，盯着爸爸留在雪上的大脚印，然后把自己的脚放上去，前后左右一看。小好多，但不致于小到令亦德灰心丧气的地步。这时，有几个男孩子坐着滑雪板，冲到杖子跟前，隔着篱笆喊：“亦德，滑雪去，有一处很陡的雪坡，玩起来跟飞一样！”

亦德平端手臂，用食指对准远处那棵杨树，从心里喷吐着那个有力的比过年鞭炮还响十倍的声音。

“亦德！走啊！滑雪去！”篱笆外的孩子还在喊。

亦德挥挥手：“都走开！你们这些小孩子去尽情玩吧！”

那些男孩子愣了愣。回过味来之后，便一个个扫兴地走了。还留给亦德一句话：“他什么时候冒充起大人了？他看见人杀鸡，跑得比兔子还快！谁不知道！”

第三章 血 日

亦德缩在教室里，没人注意他。时间久了，亦德也无心去注意其他人。包括老师。上语文课时，老师就捧着书大声地用标准的声音朗诵：“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上体育课呢？全学校找不到一个球，体育老师就把学生关在教室里教唱歌。男体育老师不愿意在操场上抻胳膊蹬腿，却愿意教学生们唱杨子荣在《深山问苦》里的唱腔：“小常宝，控诉了土匪罪状。字字血，声声泪……”

亦德想，体育老师唱得真不错，跟上海的真“杨子荣”差

不多。

同学们嗡一声跟着唱起来“……字字血，声声泪……”

亦德光动嘴，不出声。所以他想起别人说过的一个成语，叫烂鱼充数（滥竽充数），他笑起来，因为他的一举一动，很难被体育老师发现。

一会儿，他发现不对头了，声音明显小下去，可大家的嘴却张得不小，都露着个黑洞洞。声音哪里去了？

亦德意识到，“烂鱼”确实不少呢。他渐渐不想笑了。因为他看见体育老师充满感情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

亦德难受起来，他不是为字字血声声泪感动，只是被人的泪水牵引，他想起了死去的人——俱乐部主任。亦德的业余绘画教师。

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吗？亦德的爸爸吃完饭后，把碗推开，阴沉着脸望着亦德。炉子上有个铁质洗衣盆，里面正染着姐姐亦白的一件黄上衣。亦白总觉着自己的衣服黄得不够。其实，她到了爱美的年龄。总想把自己的衣服弄得鲜艳一些，颜色更扎人眼罢了。

亦白用一根筷子搅动盆里的黄上衣：“妈！再加一袋染料吧！”

妈说：“够了，颜色够黄了！”

爸爸把目光从亦白身上移开，又对着亦德：“亦德，我不准你跟你姐姐一个样，除了朝脸上涂东西，就是染衣服。你得学门手艺，我给你找个老师！”

“不用，我有老师。语文老师，算术老师，体育老师，什么样的都不缺。体育老师会唱歌，音乐老师领着我们喊口号，嗓门大得很，什么都不缺！”

爸爸没等他说下去，就命令道：“戴上帽子，跟我走！”

“哪去？”

“见见你的老师！”

“我说过，我什么老师都不缺！”

“你缺多了！”

亦德那天见到了俱乐部主任，一个能写会画的老头儿。

老头儿盯了亦德半天，拿起一张纸，用一根很粗的笔在上面划了凡下，纸上便出现了一个哭丧着脸的人头像，也没有头发和耳朵。他递给亦德：“先看看，这是谁？”

亦德扫了一眼，说：“是我！”

老头儿说：“行！以后我教你画画吧！”

两个月之后，亦德跟着俱乐部主任学一种特殊的画。就是用油画颜料，朝一块干净的玻璃上涂抹，把笔伸到玻璃背面画，眼睛盯着玻璃的正面。就是说，反着画，正着看。

又是两个月之后，亦德画得挺象样了。它不需要很高的技巧。这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民间画。

有一天，亦德家里吃上了很香的臭豆腐。爸爸说：“没有那告示，谁也不知道农场的一个小屋里会做臭豆腐！”

原来，农场副业队家属们做了一个月臭豆腐，无人问津，也没有人敢品尝。不久，醒目的大墙上出现了新奇的告示之后，才改变了现状。

亦德也挤到人群里看那告示，

“半边天”的杰作：

臭豆腐

臭得有劲

臭得出奇

臭得可口

臭得芬芳

好！好！好！

这告示写得妙！

绝了！

亦德跟爸爸说：“那东西写得好，有意思，比大字报来劲多了！”

“吃臭豆腐品出香就可以了，别的什么都别说。这个‘臭’字最好别提，懂吗？”亦德看见爸爸嘱咐完，把一块抹着臭豆腐的馒头塞进嘴里，还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一副贪馋相。亦德想，真奇怪，世界上看上去明明很丑的东西，闻着令人作呕的东西，却偏偏吃起来香得很。

晚上时，亦德家所有人的肠胃里还回荡着臭豆腐的余味，爸爸回到家，脱掉鞋躺到炕上，两眼直直地盯着顶棚，然后又盯着屋门，他渴望此时有人能够出现，他要找个人说说话。但他终于想到一个问题，应该怎样去告诉亦德这个消息？

进屋来的是亦德的妈妈，一个饲养着鸡和鸭，还有一头猪的善良厚道的女人。

“你怎么啦？”女人问。

“俱乐部主任倒霉了。”